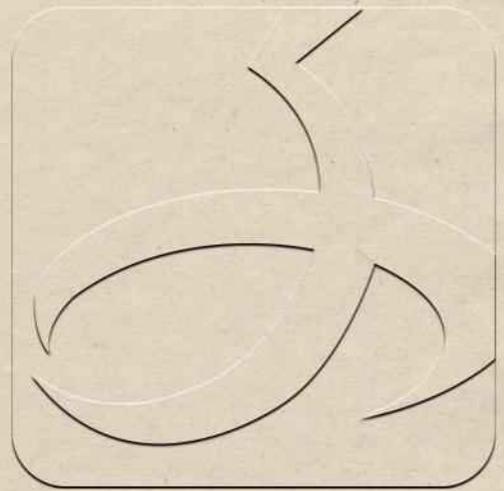


抱朴子外篇卷之二十一

清鑒



抱朴子曰咸謂勇力絕倫者則上將之器洽聞治亂者則三九之才也然張飛關羽萬人之敵而皆喪元辱主授首非所孔融邊讓文學邈俗而竝不達治務所在敗績鄧禹馬援田閔諸生而善於用兵蕭何曹參不涉經誥而優於宰輔爾則知人果未易也欲試可乃已則恐成舊寫本成字空自疑衍折足覆餗欲聽言察貌則或似是而非真偽混錯然而世人甚以爲易經耳過目謂可精盡余甚猜焉未敢許也區別臧否瞻形得神存乎其人不可力爲自非明竝日月聽聞無音



者願加清澄以漸進用不可頓任輕假利器收還之
既甚難所損者亦已多矣無以一事閭保其餘同乎
己者未必可用異於我者未必可忽也或難曰夫在
天者垂象在地者有形故望山度水則高深可推風
起雲飛則若凶可步智者觀本不瘁則悟美玉之在
山觀岸不枯則覺明珠之沈淵彗星出則知鱸魚之
方死日月蝕則識駢驎之共鬪華霍不須稱而無限
之重可知矣江河不待量而不測之數已定矣鴻鵠
之翼騶騏之足雖未飛走輕迅可必也豪曹之劍徐
氏匕首雖未奮擊其立斷無疑也駁子有吞牛之容
鸚鵡有凌鷲之貌卉茂者土必沃魚大者水必廣虎

尾不附狸身象牙不出鼠口叔魚無獸之心見於初
生之狀食我滅宗之徵著乎開胞之始申童覺竊妻
之巫臣張負知將貴之陳平范子所以絕迹於五湖
者以句踐蜂目而鳥喙也趙人所以息意於爭鋒者
以白起首銳而視直也文王之接呂尚桑陰未移而
知其足師矣玄德之見孔明晷景未改而腹心已委
矣郭泰中才猶能知人故人穎川則友李元禮到陳
留則結符偉明入外黃則親韓子助至蒲亭則師仇
季知後漢郭太傳作
雲中丘季智止學舍則收魏盧本改
作麗非德公觀
耕者則拔茅季偉奇孟敏於擔負戒元艾之必敗終
如其言一無差錯必能簡精鈍於符表詳舒急乎聲

氣料明闇於舉厝察清濁於財色觀取與於宜適謂
虛實於言行考操業於閨闈校始終於信効善否之
驗不其易乎抱朴子荅曰余非謂人物了不可知知
人挺無形理也徒以斯術存乎大明非夫當疑作人
自許然而世士各謂能之是以有云以警付任耳夫
貌望豐偉者不必賢而形器尪瘁者不必愚咆哮者
不必勇淳淡者不必怯或外候同而用意異或氣性
殊而所務合非若天地有常候山川有定止也物亦
故有遠而易知近而難料譬猶眼能察天衢而不能
周項領之間耳能聞雷霆而不能識螳蝻之音也唐
呂樊許善於相人狀唯知壽夭貧富官秩尊卑而禾

能審情性之寬剋志行之誇隆惟帝難之況庸人乎
而吾子舉論形之例詰精神之談未修其本殆失指
矣夫亡射之箭皆破秋毫然準的恒不得爲工叔向
之母申氏之子非不一得然不能常也陶唐稽古而
失任姬公欽明而謬授尼父遠得崇替於未兆近失
澹臺於形骸延州審清濁於千載之外而蔽竒士於
咫尺之內知人之難如此其甚郭泰所論皆爲此人
過上聖乎但其所傳者顯而易識其所失者人不能
紀且夫所貴貴乎見俊才於無名之中料逸足乎吳
坂之間撥懷珠之蚌於九淵之底指含光之珍於積
石之中若伯喈識絕音之器於煙燼之餘平子別逸

響之竹於未用之前六軍之聚市人之會暫觀一觀
無所眩惑探其潛生之心計定其始終之事行乃爲
獨見不傳之妙耳若如未論句有脫誤盧本作未論亦未確必俟考
其操蹈之全毀觀其云爲之好醜此爲絲線旣經於
銖衡布帛已歷於丈尺徐乃說其斤兩之輕重端匹
之修短人皆能之何煩於明哲哉

抱朴子外篇卷之二十一

抱朴子外篇卷之二十一

行品

抱朴子曰擬玄黃之覆載揚明竝以表微文彪昺而
備體獨澄見以入神者聖人也稟高亮之純粹抗峻
標以邈俗虛靈機以如愚不貳過而諂黷者賢人也
居寂寞之無爲蹈修直而執平者道人也盡烝嘗於
存亡保髮膚以揚名者孝人也垂惻隱於有生恒恕
己以接物者仁人也端身命以徇國經險難而一節
者忠人也覲微理於難覺料倚伏於將來者明人也
量理亂以卷舒審去就以保身者智人也順通塞而
一情任性命而不滯者達人也不枉尺以直尋不降

辱以苟合藏本作命從舊寫本改者雅人也據體度以動靜每清詳而無悔者重人也體冰霜之粹素不染潔於勢利者清人也篤始終於寒暑雖危亡而不猜者義人也守一言於久要歷歲衰而不渝者信人也摛銳藻以立言辭炳蔚而清允者文人也奮果毅之壯烈騁干戈以靜難者武人也甄墳索之淵奧該前言以窮理者儒也銳乃心於精義吝寸陰以進德者益人也識多藏之厚亡臨祿利而如遺者廉人也不改操於得失不傾志於可欲者貞人也卹急難而忘勞以憂人爲己任者篤人也潔皎分以守終不遜避而苟免者節人也飛清機之英麗言約暢而判滯者辯人也

每居卑而推功雖處泰而滋恭者謙人也崇敦睦於九族必居正以赴理者順人也臨凝結而能斷操繩墨而無私者幹人也拔朱紫於中搆剖猶豫以允當者理人也步七曜之盈縮推興亡之道度者術人也赴白刃而忘生格兕虎於林谷者勇人也整威容以肅衆仗法度而無二者嚴人也創機巧以濟用總音數而竝精者藝人也凌強禦而無憚雖險逼而不沮者黠人也執匪懈於夙夜忘勞瘁於深峻者勤人也蒙謗讟而晏如不懼懼於可畏者勁人也聞榮譽而不歡遭憂難而不變者審人也知事可而必行不猶豫於群疑者果人也循繩墨以進止不乾沒於僥倖

者謹人也奉禮度以戰兢及親疎而無尤者良人也履道素而無欲時雖移而不變者朴人也凡此諸行了無一然而不躋善人之迹者下人也門人請曰善人之行既聞其目矣惡者之事可以戒俗者願文垂誥焉抱朴子曰不致養於所生損道而危身者悖人也懷邪僞以偷榮豫利已而忘生者逆人也背仁義之正途苟危人以自安者凶人也好爭奪而無馱專醜正而害直者惡人也出繩墨以傷刻心好殺而安忍者虐人也飾邪說以浸潤構謗累於忠貞者讒人也雖言巧而行違實履濁而假清者佞人也不原本於枉直苟好勝而肆怒者暴人也措細善以取信陰

挾毒而無親者姦人也承風指以苟容揆主意而扶非者諂人也言不計於反覆好輕諾而無實者虛人也覩利地而忘義棄廉恥以苟得者貪人也覩豔逸而心蕩飾誇綺而思邪者淫人也見成事而疑惑動失計而多悔者闇人也背訓典而自任恥請問於勝已者損人也知善事而不逮雖多爲而無成者劣人也委德行而不修奉權勢以取媚者弊人也履蹊徑以僥速推貨賄以爭津者邪人也既傲很以無禮好凌辱乎勝已者悍人也被抑枉而自誣事無苦而振囁者怯人也治細辯於稠衆非其人而盡言者淺人也闇事宜之可否雖企慕而不及者頑人也知事非

而不改聞良規而增劇者惑人也無濟恤之仁心輕告絕於親舊者薄人也既疾其所不逮喜他人之有災者妬人也專財穀而輕義觀困置而不振者吝人也冒至危以僥倖值禍敗而不悔者愚人也情局碎而偏黨志唯務於盈利者小人也騁鷹犬於原獸好博戲而無已者迷人也忘等威之異數使飾玩之誇麗者奢人也耽聲色於飲讌廢慶弔於人理者荒人也既無心於修尚又怠惰於家業者嬾人也無抑斷之威儀每脫易而不思者輕人也觀道義而如醉聞貨殖而波擾者穢人也杖淺短而多謬闇趨舍之臧否者笨

原注步本切

人也憎賢者而不貴聞高言而如聾

者嚚人也覩朱紫而不分雖提耳而不悟者蔽人也違道義以趨起冒禮刑而罔顧者亂人也每動作而受嗤言發口而違理者拙人也事酋豪如僕虜值衰微而背惠者慝人也捐貧賤之故舊輕人士而踞傲者驕人也棄衰色而廣欲非宦學而遠遊者蕩人也無忠信之純固背恩養而趨利者叛人也當交顏而面從至析離而背毀者僞人也習強梁而專已距忠告而不納者刺人也抱朴子曰人技未易知真僞或相似士有顏貌修麗風表爾雅望之溢目接之適意威儀如龍虎盤旋成規矩然心蔽神否才無所堪心中所有盡附皮膚口不能吐片竒筆不能屬半句入

不能宰民出不能用兵治事則事廢銜命則命辱動
靜無宜出處莫可蓋難分之一也士有貌望樸悴容
觀姪陋聲氣雌弱進止質澀然而含英懷寶經明行
高幹過元凱文蔚春林官則庶績康用武則克全獨
勝蓋難分之二也士有謀猷淵邃術畧入神智周成
敗思洞幽玄才兼能事神器無宜而口不傳心筆不
盡意造次之接不異凡庸蓋難分之三也士有機變
清銳巧言綺粲擊引譬喻淵湧風厲然而口之所談
身不能行長於識古短於理今爲政政亂牧民民怨
蓋難分之四也士有外形足恭容處言恪而神疏心
慢中懷散放受任不憂居局不治蓋難分之五也士

有控弦命中空拳入白倒乘立騎五兵畢習而體輕
慮淺手勦心怯虛試無對而實用無驗望塵奔北聞
敵失魄蓋難分之六也士有梗槩簡緩言希貌樸細
行闕漏不爲小勇踟躕拘檢犯而不校握爪垂翅名
爲弱愿然而膽勁心方不畏強禦義正所在視死猶
歸支解寸斷不易所守蓋難分之七也士有孝友溫
淑恂恂平雅履信思順非禮不蹈安困潔志操清冰
霜而疏遲迂闊不達事要見機不作所爲無成居已
梁倡受任不舉蓋難分之八也士有行己高簡風格
峻峭嘯傲偃蹇凌躋慢俗不肅檢括不護小失適情
率意旁若無人朋黨排譴談者同敗士友不附品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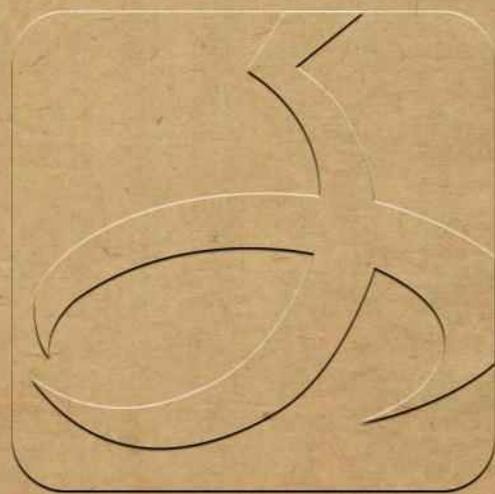
所遺而立朝正色知無不爲忠於奉上明以攝下蓋
難分之九也士有含弘曠濟虛已受物藏疾匿瑕溫
恭廉潔勞謙沖退救危全信寄命不疑託孤可保而
純良暗權仁而不斷善不能賞惡不忍罰忠貞有餘
而幹用不足操柯猶豫廢法効非枉直混錯終於負
敗蓋難分之十也夫物有似而實非若然而不然料
之無惑望形得神聖者其將病請況乎常人故用才
取士推昵結友不可以不精擇不可以不詳試也若
乃性行之惑變始正而終邪若王莽初則美於伊霍
晚則劇於趙高又非中才所能逆盡也若令士之易
別如鴝鵒之與鴻鵠狐兔之與龍麟者則四凶不得

官於堯朝管蔡不得幾危宗周仲尼無澹臺之失延
陵無捐金之恨伊尹無七十之勞項羽無嫌范之悔
矣所患於其如砒砒原注上音武下音大之亂瑾瑜卽焦鴝鵒卽焦
之似鳳皇凝冰之類水精煙熏之疑雲氣故令不謬
者尠也惟帝難之矧乎近哉夫惟大明玄鑒幽微
靈銓揣物思灼沈味瞻山識璞臨川知珠士於難分
之中而無取舍之恨者使臧否區分抑揚咸允武丁
姬文不獨治而傳說呂尚不承棄高莽宰詔不得戍
其惡弘恭石顯無所容其僞矣斯蓋取士之較略選
擇之大都耳精微以求存乎其人固非毫翰之所備
縷也

抱朴子外篇卷之二十三

弭訟

姑子劉君士由之論曰人綱始於夫婦判合擬乎二儀是故大婚之禮古人所重將合二姓之好以承祖宗之基主人拜迎於門聽命於廟立纁贄幣親御授綬婿有三年之喪致命女氏女氏許諾而不敢改大喪既沒請命於婿婿有辭焉然後乃嫁所以崇敬讓也豈有先訟後婿之謂乎而末世輕慢傷化敗俗舉不修義許而弗與訟鬪穢辱煩塞官曹今可使諸爭婚者未及同牢皆聽義絕而倍還酒禮歸其幣帛其嘗已再離者一倍禪娉其三絕者再倍禪娉如此離



者不生訟心貪吝者無利重受乃王治之要術不易之永法也抱朴子荅曰劉君愍德讓之凌替疾民爭之損化雖速我訟室家不足用和之貴將遂淪胥創讜言以拾世遺建嘉謀以拯流遁紛譁之俗將以此而易無恥之風將由茲而移彌綸情偽固難閒矣誠經國之永法至益之篤論也洪以不敏不識至理造次承問竊有疑焉夫婚媾之結義無逼迫彼則簡擇而求此則可意乃許輕諾後悔罪在女氏食言弃信與奪任情嚴防峻制未之能弭今猥恣之唯責禪媪倍貧者所憚也豐於財者則適其願矣後所許者或能富殖助其禪媪必所甘心然則先家拱默不得有

言原情論之能無怨歎乎夫不伏之人視死猶歸血刃之禍於是將起今苟惜其辭訟之小醜而搆其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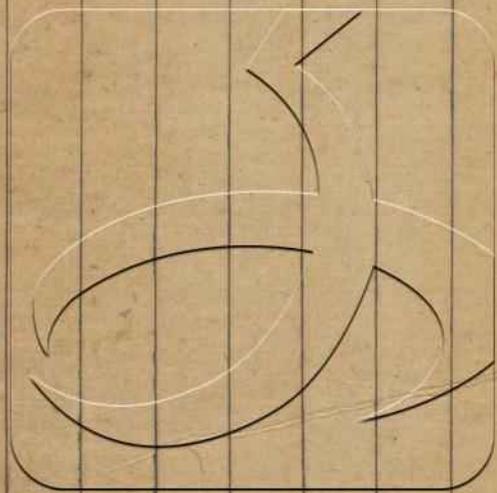
忍之大恨所謂愛其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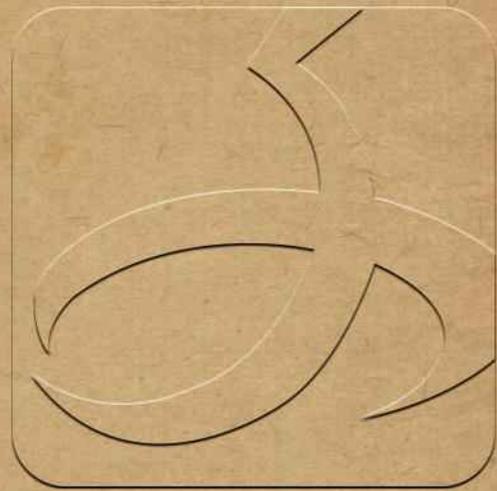
原注子
雷切

覽之煩忘其凋殞之

酷也夫買物於市者或加價而奪之則尠忍而不忿然矣況乎見奪待告之妻哉此法遂用者將使結婚者雖納敬親迎猶抱有見奪之慮何者劉君之論以同牢爲斷固也爾則女氏雖受幣積年恒挾在意之威恃可數奪必惰於擇婿婿小不得意便得改悔結讎速禍莫此之甚矣曩人畫法慮關終始杜漸防萌思之良精而不關恣奪之路斷以報板之制者殆有意乎儻令女有國色傾城絕倫而值豪右權臣之徒

目玩冶容心忘禮度資累千金情無所吝十倍還娉
猶所不憚況但一乎華氏不難於殺孔父而取其妻
楚人爲子迎婦以其美而自納之以此論之豈惜領
竭居產以助女氏還前家之直哉小人輕薄睡原注五解
魚計成怨又喜委衰逐盛踢冷趨熱此二切
法之行則必多奪貧賤而與富貴者矣不審吾君何
方以防弊乎或曰可使女氏受娉禮無豐約皆以卽
日報板後皆使時人署姓名於別板必十人已上以
備遠行及死亡又令女之父兄若伯叔荅壻家書必
手書一紙若有變悔而證據明者女氏父母兄弟皆
加刑罪如此庶於無訟者乎





抱朴子外篇卷之二十四

真九

酒誠

抱朴子曰目之所好不可從也耳之所樂不可順也
 鼻之所喜不可任也口之所嗜不可隨也心之所欲
 不可恣也故惑目者必逸容鮮藻也惑耳者必妍音
 淫聲也惑鼻者必藟原注昌蕙芬馥也惑口者必珍
 羞嘉旨也惑心者必勢利功名也五者畢惑則或承
 禍為身患者不亦信哉是以智者嚴禦括於性理
 不肆神以逐物檢之以恬愉增之以長算其抑情也
 劇乎隄防之備決其御性也過乎腐轡之乘奔故能
 內保永年外免豐累也蓋飢寒難堪者也而清節者

不納不義之穀帛焉困賤難居者也而高尚者不處
 危亂之榮貴焉蓋計得則能忍之心全矣道勝則害
 性之事棄矣夫酒醴之近味生病之毒物無毫分之
 細益有丘山之巨損君子以之敗德小人以之速罪
 耽之惑之抄原注息不及禍世之士人亦知其然既
 莫能絕又不肖節縱心口之近欲輕召災之根源似
 熱渴之恣冷雖適已而身危也小大亂喪亦罔非酒
 然而俗人是酣是湏原注音其初筵也抑抑濟濟言希容
 整詠湛露之厭厭歌在鎬之愷樂舉萬壽之觴誦温
 克之義日未移晷體輕耳熱夫琉璃海螺之器並用
 滿酌罰餘之令遂急醉而不止拔轄投井於是口涌

鼻溢濡首及亂屢儼蹢躅舍其坐遷載號載呶原注女

也如沸如羹或爭辭尚勝或啞啞原注烏格獨笑或

無對而談或嘔吐几筵或慎藏本作值羣書治要載

真原注居良倡或冠脫帶解貞良者流華督之顧

助怯懦者效慶忌之替捷遲重者蓬轉而波擾意林

整肅者鹿踊而魚躍口訥於寒暑者皆搖掌而諧聲

藏本作垂掌而謙卑而不競者悉禪瞻以高交意林

諧聲從意林改廉恥之儀毀而荒錯之疾發關背之性露而

傲很之態出精濁神亂滅名顛倒或奔車走馬赴阬

原注客谷而不憚以九折之阪為螳封或登危蹋積

庚切雖墮墜而不覺以吕梁之淵為牛跡也或肆忿於器

物或酏營

原注為命切酏酒

於妻子加枉酷於臣僕用劍鋒

乎六畜

本脫六畜二字從羣書治要補

熾火烈於室廬搢寶玩於淵

流遷威怒於路人

本作聾人從羣書治要改

加暴害於士友褻嚴

主以夷戮者有矣犯人而受困者有矣言雖尚辭

煩而叛理拜伏徒多勞而非敬臣子失禮於君親之

前幼賤悖慢於耆宿之坐謂清談為詆詈以忠告為

侵已於是白刃抽而忘思難之慮棒杖奮而罔顧乎

前後搆漉

羣書治要作灑

血之讎招大辟之禍以少凌長則

鄉

羣書治要作那

黨加重責矣辱人父兄則子弟將推刃矣

發人所諱則壯士不能堪矣計數深尅則醒者不能

恕矣起眾患於須臾結百痾於膏肓

原注呼光切

奔駟不

能追既往之悔思改而無自反之蹊蓋智者所深防

而愚

藏本作聰

人所不免也其為禍敗不可勝載然而歡

集莫之或釋舉白盈耳不論於能否計瀝霑於小餘

以稽遲為輕已傾匡注於所敬殷勤變

藏本作勸虛本作為勸從羣

要改而成薄勸之不持督之不盡怨

羣書治要作惡色醜音

所由而發也夫風經府藏使人惚恍及其劇者自傷

自虞或遇斯疾莫不憂懼吞苦忍痛欲其速愈至於

醉之病性何異於茲而獨居密以逃風不能割情以

節酒若畏酒如畏風憎醉如憎病

本今但作若畏風憎病從羣書治要

補又意林作君若畏酒則荒沈之咎塞而流連之失

止矣夫風之為疾

羣書治要作病

猶展攻治酒之為變在乎

呼喚及其悶亂

本作間亂從羣書治要改

若存若亡視泰山如彈

丸見滄海如盤盂仰嚙

原注荒且切

天墮俯呼地陷臥待

虎狼投井赴火而不謂惡也夫用身之如此亦安能

惜敬恭之禮護喜怒之失哉昔儀狄既疏大禹以興

糟丘酒池辛癸以亡豐侯得罪以戴尊銜孟景升荒

壤以三雅之爵劉松爛腸以逃暑之飲郭珍發狂以

無日不醉信陵之凶短襄子之亂政趙武之失衆子

反之誅戮漢惠之伐命灌夫之滅族陳遵之遇害季

布之疏斥子建之免退徐邈之禁言皆是物也世人

好之樂之者甚多而戒之畏之者至少彼衆我寡良

箴安施且願君子節之而已曩者既年荒穀貴人有

醉者相殺牧伯因此輒有酒禁嚴令重申官司搜索

收執榜

原注薄行切擊也

徇者相辱

當作屬

制鞭而死者太半

防之彌峻犯者至多至乃穴地而釀油囊懷酒民之

好此可謂篤矣余以匹夫之賤託此空言之書末如

之何矣又臨民者雖設其法而不能自斷斯物緩已

急人雖令不從弗躬弗親庶民弗信以此而教教安

得行以此而禁禁安得止哉沽賣之家廢業則困遂

修飾賂遺依憑權右所屬吏不敢問無力者獨止而

有勢者擅市張墟專利乃更倍售從其酤買公行靡

憚法輕利重安能免乎哉

意林作安能令絕乎

或人難曰夫夏

桀殷紂之亡信陵漢惠之殘馨色之過豈唯酒乎以

其生患於古而斷之於今所謂以褒姒喪周而欲人君廢六官以阿房之危秦而使王者結草菴也蓋聞昊天表酒旗之宿坤靈挺空桑之化燎柴員丘瘞蕪圻澤裸鬯儀彝實降神祇酒為禮也已上三十四字從書鈔一百四補十八千鍾百觚堯舜之飲也唯酒無量仲尼之能也姬且酒肴不徹故能制禮作樂漢高婆娑巨醉故能斬蛇鞠旅于公引滿一斛而斷獄益明管輅傾仰三斗而清辯綺粲揚雲酒不離口而太玄乃就子圍疑醉無所識而霸功以舉一瓶之醪傾而三軍之眾悅解毒之觴行而盜馬之屬感消憂成禮策勲飲至降神台人非此莫以也內速諸父外將嘉賓如淮如

灑春秋所貴由斯言之安可識

當作

平抱朴子答曰

酒旗之宿則有之矣譬猶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水

火之原於是在焉然節而宜之則以養生立功用之

失適則焚溺而死豈可恃懸象之在天而謂水火不

殺人哉宜生之具莫先於食食之過多實結癥瘕况

於酒醴之毒物乎

藏本作毒之物平從虛本乙轉

夫使彼夏桀殷紂

信陵漢惠荒流於亡國之淫聲沈溺於傾城之亂色

皆由乎酒熏其性醉成其勢所以致極情之失忘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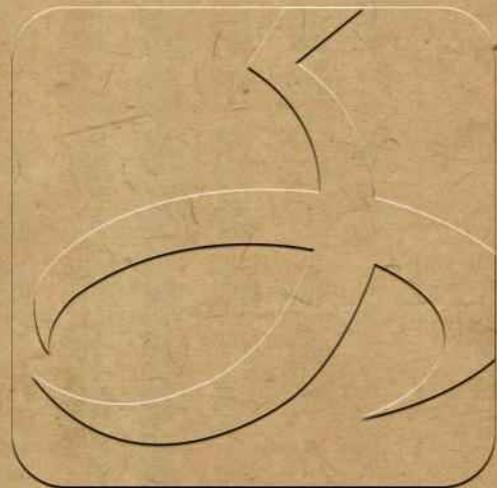
飾之術者也我論其本予識其末謂非酒禍禍其安

出是獨知猛雨之霑衣而不知雲氣之所作唯患飛

埃之糝目而不覺颯風之所為也千鍾百觚不經之

言不然之事明者不信矣夫聖人之異自才智至於形骸非能兼人有七尺當有三丈之長萬倍之大也一日之飲安能至是仲尼則畏性之變不敢及亂周公則終日百拜肴乾酒澄上聖戰戰猶且若斯況乎庸人能無悔乎漢高應天承運革命向雖不醉猶當斬蛇于公聰達明於聽斷小大以情不失枉直是以刑不濫加世無怨民但其健飲不卽廢事若論大醉亦俱無知決疑之才何賴於酒未聞臯繇甫侯子產釋之醉乃折獄也管輅年少希當劇談故假酒勢以助膽氣若過其量亦必迷錯及其刺毫釐於爻卦索鬼神之變化占氣色以決盛衰聆鳴鳥以知方來候

風雲而尅吉凶觀碑柏而識禍福豈復須酒然後審之揚雲通人才高思遠英瞻之富稟之自天豈藉外物以助著述及其數飲由於偶好亦或有疾以宣藥勢耳子園肆志蓋已素定雖復不醉亦於終果瓶醪悅眾寓言之喻誠能賞罰允當威恩得所長算縱橫應機無方則士思果毅人樂奮命其不然也雖流酒淵何補勝負繆公飲盜造次之權舍法長惡何足多稱哉豈如慎之邪



抱朴子外篇卷之二十五

疾謬

抱朴子曰世故繼有禮教漸積敬讓莫崇傲慢成俗

儔類飲會或蹲或踞暑夏之月露首袒體盛務唯在

擣蒲彈棋所論極於聲色之間舉足不離本作舉口

書治要改綺繻紈袴之側游步不去勢利酒客之門不聞

清談講書治要改道之言專以醜辭嘲弄為先以

如此者為高遠以不爾者為駸原注五駸切野於是馳

逐之庸民偶俗之近人慕之者猶宵蟲之赴明燭學

之者猶輕毛意林作埃之應麟原注甫遙切風嘲戲之談或上

及祖考或下逮婦女往者務其必藏本作不淡焉報者恐

其不重焉倡之者不慮見答之後患和之者恥於言
 輕之不塞周禾之芟温麥之刈實由報恨不能已也
 利口者扶強而黨勢辯給者借錄以刺敵原注錄耳由切敵扶
 切以不應者為拙劣以先止者為負敗如此交惡之
 辭焉能羣書治要作得默哉其有才思者之為之也本作者為人也
 從羣書治要補改猶善於依因機會準擬體例引古喻今言
 微理舉雅而可笑中而不傷不根人之所諱不犯人
 之所惜若夫拙者之為之本作者人從羣也則枉曲直書治要改
 湊使人愕愕然妍之與媿其於宜絕豈唯無益而已
 哉乃有使酒之客及於難侵之性不能堪之拂衣拔
 棘而手足相及醜言加於所尊歡心變而成讎絕交

壞身搆隙致禍以杯螺相擲者有矣以陰私相訐原注居謁切

面斥人者有矣昔陳靈之被矢灌氏本作管氏從羣書治要改

泯族匪降自天口實為之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三緘

之戒豈欺我哉激雷不能追既往之失辭班輪不能

磨斯言之既玷原注音點雖不能三思而吐清談猶可息

諛調以防羣書治要作杜禍萌也尊其辭令敬其威儀使言

無口過體無佞原注御切居容可法可觀可畏可愛蓋遠

辱之良術全交之要道也且夫慢人者不愛其親者

也輕鬪者不重遺體者也皆陷不孝可不詳乎然而

迷謬者無自見之明觸情者諱逆耳之規疾美而無

直亮之鍼原注職漢切艾羣惑而無指南以自反諂媚小

人歡笑以贊善而從之徒拊節以稱功益使惑者不
覺其非自謂有端晏之捷過人之辯而不悟斯乃招
患之旌召害之符傳非之驛傾身之車也豈徒滅其
方策之令聞羣書治要作問虧其沒世之德音而已哉蓋雖
有偕老之慎不能救一朝之過雖有陶朱之富不能
贖片言之謬故毫釐之失有千里之差傷人之語有
劔戟之痛積微致著累淺成深鴻羽所以沈龍舟羣
輕所以折勁軸寸臙所以燔百尋之室蠹蝸所以仆
原注普連抱之木也古賢何獨踟躕恂恂之如彼今
人何其憤慢傲放之如此乎是以高世之士望塵而
旋迹輕薄之徒響赴而影集謀事無智者之助居危

無切磋之益良史懸筆無可書之善談者含音無足
傳之美令聞不著醜聲宜流沒有餘貶貽譏將來始
無可法終無可紀斯亦志士之恥也安忍為之過而
不改斯誠委夷路而陷叢棘舍嘉旨而咽鈎吻者也
豈所謂以小善為無益而不為以小惡為無損而不
止以至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者邪余願世
人改其無檢之行除其驕吝之失遣其誇矜尚人之
疾絕息嘲弄不典之言則趙勝之門無去客黃祖之
楮無所用矣抱朴子曰或有不治清德以取敬而仗
氣力以求畏其入眾也則亭立不坐爭處端上作色
請聲逐人自安其不得意恚懟不退其行出也則逼

狹之地恥於分塗振策長驅推人於險有不卽避更
加攄頓嗚呼悲哉此云古之卑而不可踰推蔭讓路
勞謙下士無競於物立若不勝衣行若不容身者何
其緬然之不肖哉夫德盛操清則雖深自挹降而人
猶貴之若履蹈不高則雖行凌暴而人猶不敬假令
外服人體內失人心所謂見憎惡非爲見尊重也昔
莊生未食趙王側立騶衍入壘燕君擁篲康成之里
逆虜望拜林宗之庭莫不卑肅非力之所服也夫以
抄盜致財雖巨富不足嘉凶德脅人雖見憚不足榮
也然而庸民爲之不惡故聞其言者猶鳴梟之來鳴
也覩其面者若鬼魅之見形也其所至詣則如妖怪

之集也其在道塗則甚逢虎之羣也愚夫行之自矜
爲豪小人徵之以爲橫階亂靡有定寔此之由也然
敢爲此者非必篤頑也率多本無多字從羣書治要補冠蓋之後
勢援之門素頗力行善事以竊虛名名旣粗立本情
便放或假財色以交權豪或因時運以佻榮位或以
婚姻而連貴戚或弄毀譽以合威柄器盈志溢態發
病出黨成交廣道通步高清論所不能復制繩墨所
不能復彈遂成鷹頭之蠅廟垣之鼠所未及者則低
眉掃地以奉望之居其下者作威作福以控御之故
勝己者則不得聞聞亦陽不知也滅己者則不敢言
言亦不能禁也夫災蟲害穀至降霜則殄矣佞雄亂

羣值嚴時則敗矣獨善其身者唯可以不冝事之不
行傲之而已耳有斧無柯其如之何哉抱朴子曰詩
美睢鳩貴其有別在禮男女無行媒不相見不雜坐
不通問不同衣物不得親授姊妹出適而反兄弟不
共席而坐外言不入內言不出婦人送迎不出門行
必擁蔽其面道路男由左女由右此聖人重別杜漸
之明制也且夫婦之間可謂昵矣而猶男子非疾病
不晝居於內將終不死婦人之手況於他乎昔魯女
不幽居深處以致扈犖原注力各切之變孔妻不密潛戶
庭以起華督之禍史激無防有汗種之悔王孫不嚴
有灶門之辱而今俗婦女休其蠶織之業廢其玄統

之務不績其麻市也婆娑舍中饋之事修周旋之好
更相從諛之適親戚承星舉火不已于行多將侍從
曄曄盈路婢使吏卒錯雜如求尋道褻謔可憎可惡
或宿于他門或冒夜而反遊戲佛寺觀視漁畋登高
臨水出境慶弔開車褰幃周章城邑孟觴路酌絃歌
行奏轉相高尚習非成俗生致因緣無所不冝誨淫
之源不急之甚刑于寡妻家邦乃正願諸君子少可
禁絕婦無外事所以防微矣抱朴子曰輕薄之人迹
廁高深交成財贖名位粗會便背禮叛教託云率任
才不逸倫強為放達以傲兀無檢者為大度以惜護
節操者為澀少於是臘鼓垂無賴之子白醉耳熱之

後結黨合羣遊不擇類奇士碩儒或隔離而不接妄
 行所在雖遠而必至攜手連袂以遨以集入他堂室
 觀人婦女指玷修短評論美醜不解此等何為者哉
 或有不通主人便共突前嚴飾未辦不復窺聽犯門
 折關踰堦原注居毀切穿隙有似抄劫之至也其或妾媵
 藏避不及至搜索隱僻就而引曳亦怪事也夫君子
 之居室猶不掩家人之不備故入門則揚聲升堂則
 下視而唐突他家將何理乎然落拓之子無骨體而
 好隨俗者以通此者為親密距此者為不恭誠為當
 世不可不爾於是呼憤雜入室視妻促膝之狹坐
 交杯觴於咫尺絃歌淫冶之音曲以誚文君之動心

載號載呶謔戲醜褻窮鄙極驢爾乃笑亂男女之大
 節蹈相鼠之無儀夫桀傾紂覆周滅陳亡咸由無禮
 况匹庶乎蓋信不由中則屢盟無益意得神至則形
 器可忘君子之交也以道義合以志契親故淡而成
 焉小人之接也以勢利結以狎慢密故甘而敗焉何
 必房集內讎爾乃款誠著妻妾飲會然後分好昵哉
 古人鑒淫敗之曲防杜傾邪之端漸可謂至矣修之
 者為君子背之者為罪人然禁疏則上宮有穿窬之
 男網漏則桑中有奔隨之女縱而肆之其猶烈猛火
 於雲夢開積水乎萬仞其可撲以箒篲遏以撮壤哉
 然而俗習行慣皆曰此乃京城上國公子王孫貴人

所共爲也。余每折之曰：夫中州禮之所自出也。禮豈然乎？蓋衰亂之所興，非治世之舊風也。夫老聃清虛之至者也，猶不敢見乎所欲，以防心亂。若使柳下惠潔疑脫一字高行，屢接褻諛，將不能不使情生於中，而色形于表。況乎情淡者萬未一，而抑情者難多得。如斯之事，何足長乎？窮士雖知此風俗不足引進，而名勢竝乏，何以整之？每以爲慨。故常獲憎於斯黨，而見謂爲野朴之人，不能隨時之宜。余期於信己而已，亦安以我之不可從人之可乎？可歎，非一率如此也已矣。夫吾末如之何也。彼之染入邪俗，淪胥以敗者，曷可納逆耳之讜言，而反其東走之遠迹哉？抱朴子曰：俗

閒有戲婦之法，於稠衆之中，親屬之前，問以醜言，責

以慢對，其爲鄙黷，不可忍論。或蹙以楚撻，或繫脚倒

懸酒客，酩酊不知限齊，至使有傷於流血，踈原注鳥臥切

折支體者，可歎者也。古人感離別而不滅燭，悲代親

而不舉樂，禮論娶者羞而不賀，今旣不能動蹈舊典，

至於德爲鄉閭之所敬，言爲人士之所信，誠宜正色

矯而呵之，何謂同其波流長此弊俗哉？然民間行之

日久，莫覺其非，或清談所不能禁，非峻刑不能止也。

遂詘周而疵孔，謂傲放爲逸世矣。或因變故，佻竊榮

貴，或賴高援，翻飛拔萃，於是便驕矜誇，驚氣凌雲，物

步高視遠眇，然自足顧瞻，否滯失羣之士，雖實英異

忽焉若草或傾枕而延賓或稱疾以距客欲令人士
 立門以成林車騎填噓於閭巷呼謂尊貴不可不爾
 夫以勢位言之則周公勤于吐握以聞望校之則仲
 尼恂恂善誘咸以勞謙為務不以驕慢為高漢之末
 世則異於茲蓬髮亂鬢橫挾不帶或褻衣以接人或
 裸袒而箕踞朋友之集類味之遊莫切切進德問問
 修業攻過彌違講道精義其相見也不復敘離闊問
 安否賓則入門而呼奴主則望客而喚狗其或不爾
 不成親至而棄之不與為黨及好會則狐蹲牛飲爭
 食競割掣撥森擢無復廉恥以同此者為泰以不爾
 者為劣終日無及義之言徹夜無箴規之益誣引老

莊貴於率任大行不顧細禮至人不拘檢括嘯傲縱
 逸謂之體道嗚呼惜乎豈不哀哉於是嘲族以敘歡
 交極黷以結情款以傾倚申脚羣書治要者為妖妍
 標秀以風格端嚴者為田舍朴駮以蚩鎮抗指者為
 勦令鮮倚以出言有章者為摺荅粹突凡彼輕薄之
 徒雖便辟偶俗廣結伴流更相推揚取達速易然率
 皆皮膚狡澤而懷空抱虛有似蜀人瓠壺之喻胸中
 無一紙之誦所識不過酒炙之事所謂傲很明德即
 馨從昧冒于貨財貪于飲食左生所載不才之子也
 若問以墳索之微言鬼神之情狀萬物之變化殊方
 之奇怪朝廷宗廟之大禮郊祀禘祫之儀品三正四

始之原本陰陽律歷之道度軍國社稷之典式古今
因革之異同則悅悻自失暗鳴俛仰蒙蒙焉莫莫焉
雖心覺面牆之困而外護其短乏之病不肖謚已強
張大談曰雜碎故事蓋是窮巷諸生章句之士吟詠
而向枯簡匍匐以守黃卷者所宜識不足以問吾徒
也誠知不學之弊頌儒之貴所祖習之非所輕易之
謬然終於迷而不返者由乎放誕者無損於進趨故
也若高人以格言彈而呵之有不畏大人而長惡不
悛者下其名品則宜必懼然冰泮而革面旋而東走
之迹矣

抱朴子外篇卷之二十五

抱朴子外篇卷之二十六

真十

譏惑

抱朴子曰澄濁剖判庶物化生羽族或能應對焉毛
宗或有知言焉于獲識往歸終知來立禽解陰陽地
蠓遠泉流著龜無以過焉甘石不能勝焉夫唯無禮
不廁貴性厥初邃古民無階級上聖悼混然之甚陋
愍巢穴之可鄙故構棟宇以去鳥獸之羣制禮數以
異等威之品教以盤旋訓以指讓立則罄折拱則抱
鼓趨步升降之節瞻視接對之容至於三千蓋檢溢
之隄防人理之所急也故儼若冠於曲禮望貌首於
五事出門有見賓之肅閑居有敬獨之戒顏生整儀

於宵浴仲由臨命而結纓恭容暫廢惰慢已及安上
治民非此莫以蓋人之有禮猶魚之有水矣魚之失
水雖暫假息然枯糜可必待也人之棄禮雖猶覩然
而禍敗之階也魯秉周禮暴兵不加魏式于木銳寇
旋旆大楚帶甲百萬而有振槁之脆強秦殺函襲嶮
而無折柳之固豈非棄三本而喪根柢之攸召哉矧
乎安逸觸情喪亂日久風韻教沮抑斷之儀廢簡脫
之俗成近人值政化之蚩役庸民遭道網之絕紊猶
網魚之去水罟圍獸之出陸羅也喪亂以來事物屢
變冠履衣服袖袂財制日月改易無復一定乍長乍
短一廣一狹忽高忽卑或粗或細所飾無常以同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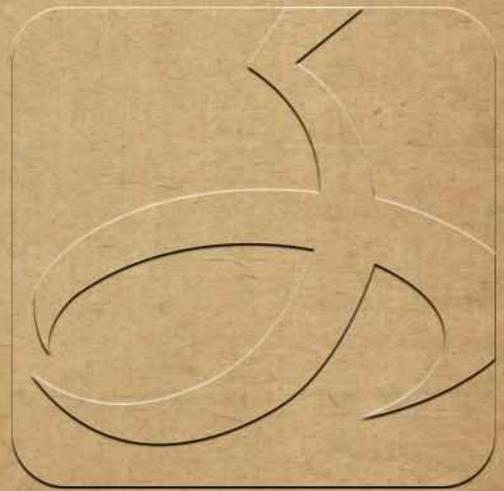
使其好事者朝夕放效所謂京輦貴大眉遠方皆半
額也余寔凡夫拙於隨俗其服物變不勝故不變無
所損者余未曾易也雖見指笑余亦不理也豈苟欲
違衆哉誠以爲不急耳上國衆事所以勝江表者多
然亦有可否者君子行禮不求變俗謂違本邦之他
國不改其桑梓之法也況其在於父母之鄉亦何爲
當事棄舊而強更學乎吳之善書則有皇象劉纂岑
伯然朱季平皆一代之絕手如中州有鍾元常胡孔
明張芝索靖各一邦之妙並用古體俱足周事余謂
廢已習之法更勤苦以學中國之書尚可不須也況
於乃有轉易其聲音以效北語旣不能便良似可恥

可笑所謂不得邯鄲之步而有匍匐之嗤者此猶其
小者耳乃有遭喪者而學中國哭者令忽然無復念
之情昔鍾儀莊舄不忘本聲古人躋之孔子云喪親
者若嬰兒之失母其號豈常聲之有寧令哀有餘而
禮不足哭以洩哀妍拙何在而乃治飾其音非痛切
之謂也又聞貴人在大哀或有疾病服石散以數食
宣藥勢以飲酒爲性命疾患危篤不堪風冷幃帳茵
褥任其所安於是凡瑣小人之有財力者了不復居
於喪位常在別房高牀重褥美食大飲或與密客引
滿投空至於沈醉曰此京洛之法也不亦惜哉余之
鄉里先德君子其居重難或并在衰老於禮唯應纒
麻在身不成喪致毀者皆過哀啜粥口不經甘時人
雖不肖者莫不企及自勉而今人乃自取如此何其
相去之遼緬乎又凡人不解呼謂中國之人居喪者
多皆奢溢殊不然也吾聞晉之宣景文武四帝居親
喪皆毀瘠踰制又不用王氏二十五月之禮皆行七
月服于時天下之在重哀者咸以四帝爲法世人何
獨不聞此而虛誣高人不亦惑乎

抱朴子外篇卷之二十七

刺驕

抱朴子曰：生乎世貴之門，居乎熱烈之勢，率多不與驕期，而驕自來矣。非夫超羣之器，不辯於免盈溢之過也。蓋勞謙虛已，則附之者衆；驕慢倨傲，則去之者多。附之者衆，則安之之徵也。本脫之徵也三字去之者多，則危之診也。存亡之機，於是乎在。輕而爲之，不亦蔽哉！亦有出自卑碎，由微而著，徒以翕肩斂迹，偃伊側立，低眉屈膝，奉附權豪。意林作趨因緣運會，超越不次，毛成翼長，蟬蛻泉壤，便自軒昂，目不步足，器滿意得，視人猶芥。或曲晏密集，管絃嘈雜，後賓填門，不



抱朴子外篇卷之二十七

復接引或於同造之中偏有所見復未必全得也直以求之差勤以數接其情苞苴繼到壺榼不曠者耳孟軻所謂愛而不敬豕畜之也而多有行諸云是自尊重之道自尊重之道乃在乎以貴下賤卑以自牧非此之謂也乃衰薄之弊俗膏肓之癢疾安共爲之可悲者也若夫偉人巨器量逸韻遠高蹈獨往蕭然自得身寄波流之間神躋九玄之表道足於內遺物於外冠摧履決藍縷帶素何有與俗人競幹佐之便僻修佞幸之媚容効上林喋喋之嗇夫爲春蠶夏蠅之聒耳求之以貌責之以妍俗人徒覩其外形之粗簡不能察其精神之淵邈務在皮膚不料心志雖懷

莫抱異絕倫邁世事動可以悟舉世之術言發足以解古今之惑含章括囊非法不談而茅蓬不能動萬鈞之鏗鏘侏儒不能看重仞之弘麗因而蚩之謂爲凡憤夫非漢濱之人不能料明珠於泥淪之蚌非泣血之民不能識夜光於重崖之裏蟪蛄屯蚊眉之中而笑彌天之大鵬寸鮒游牛迹之水不貴橫海之巨鱗故道業不足以相涉聰明不足以相逮理自不合無所多怪所以疾之而不能默者願夫在位君子無以貌取人勉勗謙損以求天秩耳抱朴子曰世人聞戴叔鸞阮嗣宗傲俗自放見謂大度而不量其材力非傲生之匹而慕學之或亂項科頭或裸袒躡夷或

濯脚於稠衆或溲便於人前或停客而獨食或行酒而止所親此蓋左衽之所爲非諸夏之快事也夫以戴阮之才學猶以跣躄自病得失財不相補向使二生敬蹈檢括恂恂以接物兢兢以御用其至到何適但爾哉況不及之遠者而遵修其業其速禍危身將不移陰何徒不以清德見待而已乎昔者西施心痛而臥於道側姿顏妖麗蘭麝芬馥見者咸美其容而念其疾莫不躊躇焉於是鄰女慕之因僞疾伏於路閒形狀旣醜加之酷臭行人皆憎其貌而惡其氣莫不睨面掩鼻疾趨而過焉今世人無戴阮之自然而効其倨慢亦是醜女闔於自量之類也帝者猶執子

弟之禮於三老五更者率人以敬也人而無禮其刺深矣夫慢人必不敬其親也蓋欲人之敬之必見自敬焉不修善事則爲惡人無事於大則爲小人紂爲無道見稱獨夫仲尼陪臣謂爲素王則君子不在乎富貴矣今爲犯禮之行而不喜聞遘死之譏是負豕而憎人說其臭投泥而諱人言其汙也昔辛有見被髮而祭者知戎之將熾余觀懷愍之世俗尚驕褻夷虜自遇其後羌胡猶夏侵掠上京及悟斯事乃先著之妖怪也今天下向平中興有徵何可不共改旣往之失脩濟濟之美乎夫入虎狼之羣後知賁育之壯勇處禮廢之俗乃知雅人之不渝道化凌遲流遁遂

往賢士儒者所宜共惜法當扣心同慨矯而正之若
力之不能末如之何且當竹柏其行使歲寒而無改
也何有便當崩騰競逐其闖昔之徒以取容於若曹
邪去道彌遠可謂爲痛歎者也其或峨然守正確爾
不移不達轉以隨衆不改雅以入鄭者人莫能憎而
知其善而斯以不同於己者便共仇讎而不數之嗟
乎衰弊乃可爾邪君子能使之充亮方楞無黨於俗
揚清波以激濁流執勁矢以厲羣枉不過當不見容
與不得富貴耳天爵苟存於吾體者以此獨立不達
亦何苦何恨乎而便當伐本瓦合舖糟握泥剗足適
履毀方入圓不亦劇乎夫節士不能使人敬之而志

不可奪也不能使人

本脫敬之至使人十不憎之而
二字從羣書治要補

道不可屈也不能令人不辱之而榮

本作行從羣
書治要改

猶

在我也不能令人不擯之而操不可改也故分定計

決勸沮不能干樂天知命憂懼不能入困瘁而益堅

窮否而不悔誠能用心如此者亦安有草靡萍浮以

索鑿枘劬乎禮之所棄者之所爲哉抱朴子曰聞之

漢末諸無行

藏本作無徒虛本作無行據
下文云無行之子虛本爲長

白相品藻

次第羣驕慢傲不入道檢者爲都魁雄伯四通八達

皆背叛禮教而從肆邪僻訕毀真正中傷非黨口習

醜言身行弊事凡所云爲使人不忍論也夫古人所

謂通達者謂通於道德達於仁義耳豈謂通乎褻黷

而達於淫邪哉有似盜跖自謂有聖人之道二者也
 此俗之傷破人倫劇於寇賊之來不能經久豈所損
 壞一服而已若夫貴門子孫及在位之士不惜典刑
 而皆科頭袒體踞見賓客既羣書治要作毀辱天官又移染
 庸民後生晚出見彼或已經清資藏本作彼或以經清之資脫見字從
羣書治要校正或佻竊虛名而躬自為之則凡夫便
 謂立身當世莫此之為美也夫守禮防者苦且難而
 其人多窮賤焉恣驕放者樂且易而為者皆速達焉
 於是俗人莫不委此而就彼矣世間或有少無清白
 之操業長以買官而富貴或亦其所知足以自飾也
 其黨與足以相引也而無行之子便指以為證曰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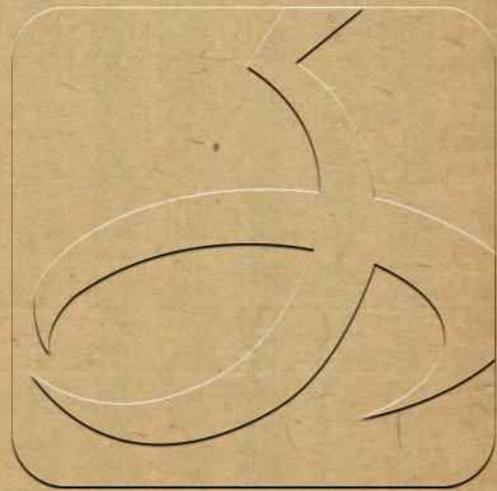
縱情恣慾而不妨其赫奕矣此敕羣書治要作整身履道而
 不免於貧賤矣而不知榮顯者有幸而頓淪者不遇
 皆不由其行也然所謂四通入達者愛助附己為之
 履不及納帶不暇結攜手升堂連袂入室出則接膝
 請會則直致所惠則得多屬託則常聽所欲則必副
 言論則見饒有患則見救所論薦則蹇驢蒙龍駿之
 價所中傷則孝已受商臣之譏故小人之赴也若洩
 積水於萬仞之高隄而放烈火乎雲夢之枯草焉當
 望肅雍濟濟後生有式是猶多冰使燥積灰令熾矣

抱朴子外篇卷之二十七

抱朴子外篇卷之二十八

百里

抱朴子曰。三台九列。坐而論道。州牧郡守。操綱舉領。其官益大。其事愈優。煩劇所鍾。其唯百里。衆役於是。乎出。誅求之所叢。赴牧守。雖賢而令長不堪。則國事不舉。萬機有關。其損敗豈徒止乎一境而已哉。令長尤宜得才。乃急於臺省之官也。用之不得其人。其故無他也。在乎至公之情不行。而任私之意不違也。或父兄貴重。而子弟以聞望見選。或高人屬託。而凡品以無能見敘。或是所宿念。或親戚匪他。知其不可而能用此。藏本作也。從盧本改。等亦時有快者。不爲盡無所中也。



要於不精者率多矣其能自効立勉修清約日夜在
公以求衆譽懼風績之不美恥知己之謬舉尠矣庸
猥之徒器小志近冒于貨賄唯富是圖肆情恣慾無
止無足藏本作元止无足從舊寫本改在所司官知其有足賴主人
舉劾彈糾終於當解慮其結怨反見中傷不敢犯觸
而恣其貪殘矣如此黎庶亦安得不困毒而離叛離
叛者衆則不得不屯聚而爲羣盜矣夫百尋之室焚
於分寸之燄千丈之陂潰於一蟻之穴何可不深防
乎何可不改張乎而秉斤兩者或舍銓衡而任情掌
柯斧者或曲繩墨於附己選之者旣不爲官擇人而
求之者又不自謂不任於是蒞政而政荒牧民而民

散或有穢濁驕奢而困百姓者矣或有苛虐酷烈而
多怨叛者矣或有閹塞退憤而庶事亂者矣或有潦
倒疏緩而致弛壞者矣或有好興不急而疲人力者
矣或有藏養逋逃而行凌暴者矣或有不曉法令而
受欺弄者矣或有以音聲酒色而致荒湎者矣或有
圍碁構捕而廢政務者矣或有田獵遊飲而忘庶事
者矣或有不省辭訟而刑獄亂者矣百姓不堪起爲
寇賊鬻咎發聞寘于叢棘虧君上之明益刑書之煩
而民之荼毒亦已深矣夫用非其人譬猶被木馬以
繫纓何由騁迹於追風以壤龍當雲雨安能耀景於
天衢哉若秉國之鈞出納王命者審良樂之顧眄不

抱朴子外篇卷之二十八
令跛蹇廁騏驎冒昧苟得闇於自量者慮中道之顛
墮不以駑滿服鸞衡則何患庶績之不康何憂四凶
之不退三皇豈足四五帝豈難六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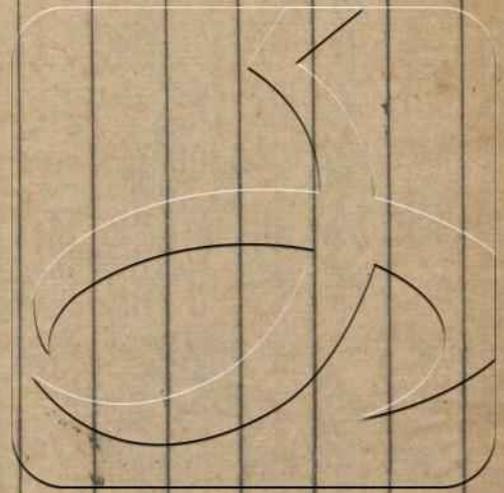
抱朴子外篇卷之二十八

抱朴子外篇卷之二十九

接疏

抱朴子曰以英逸而遭女明則桑蔭未移而金蘭之
協已固矣以長才而遇深識則不待歷試而相知之
情已審矣飄乎猶起鴻之乘勁風翩乎若勝鱗之躡
驚雲也若以沈抑而可忽乎則姜公不用於周矣若
以疏賤而可距乎則毛生不貴乎趙矣若積素行乃
託政則甯戚不顯於齊矣若貴宿名而委任則陳韓
不錄於漢矣明者舉大畧細不忤不求故能取威定
功成天平地豈屑稱薪而爨數粒乃炊并瑕弃璧披
毛索厲哉

抱朴子外篇卷之二十九



抱朴子外篇卷之三十

真十一

鈞世

或曰古之著書者才大思深故其文隱而難曉今人意淺力近故露而易見以此易見比彼難曉猶溝澮之方江河蠃垤之竝嵩岱矣故水不發崑山則不能揚洪流以東漸書不出英俊則不能備致遠之弘韻焉抱朴子荅曰夫論管穴者不可問以九陔之無外習拘闕者不可督以拔萃之獨見蓋往古之士匪鬼匪神其形器雖冶鑠於疇曩然其精神布在乎方策情見乎辭指歸可得且古書之多隱未必昔人故欲難曉或世異語變或方言不同經荒歷亂埋藏積久

簡編朽絕亡矢者多或雜續殘缺或脫去章句是以
難知似若至深耳且夫尚書者政事之集也然未若
近代之優文詔策軍書奏議之清富瞻麗也毛詩者
華彩之辭也然不及上林羽獵二京三都之汪洋博
富也然則古之子書能勝今之作者何也然守株之
徒嘍嘍所翫有耳無目何耳謂爾其於古人所作爲
神今世所著爲淺貴遠賤近有自來矣故新劍以詐
刻加價弊方以僞題見寶也是以古書雖質樸而俗
儒謂之墮於天也今文雖金玉而常人同之於瓦礫
也然古書者雖多未必盡美要當以爲學者之山淵
使屬筆者得采伐漁獵其中然而譬如東甌之木長

洲之林梓豫雖多而未可謂之爲大厦之壯觀華屋

之引麗也雲夢之澤孟諸之藪魚肉之

下脫一字

雖饒而

未可謂之爲煎煉之盛膳滄狄之嘉味也今詩與古

詩俱有義理而盈於差美方之於士竝有德行而一

人偏長藝文不可謂一例也此之於女俱體國色而

一人獨閑百伎不可混爲無異也若夫俱論宮室而

奚斯路寢之頌何如王生之賦靈光乎同說遊獵而

叔畋盧鈐之詩何如相如之言上林乎竝美祭祀而

清廟雲漢之辭何如郭氏南郊之豔乎等稱征伐而

出軍

當作車

六月之作何如陳琳武軍之壯乎則舉條

可以覺焉近者夏侯湛潘安仁竝作補亡詩白華由

庚南陔華黍之屬諸碩儒高才之賞文者咸以古詩三百未有足以偶二賢之所作也且夫古者事事醇素今則莫不彫飾時移世改理自然也至於屬錦麗而且堅未可謂之減於簞衣輻輳妍而又牢未可謂之不及椎車也書猶言也若入談語故爲知有疑作音胡越之接終不相解以此教戒人豈知之哉若言以易曉爲辨則書何故以難知爲好哉若舟車之代步涉文墨之改結繩諸後作而善於前事其功業相次千萬者不可復縷舉也世人皆知之使於曩矣何以獨文章不及古邪

抱朴子外篇卷之三十一

抱朴子外篇卷之三十一

省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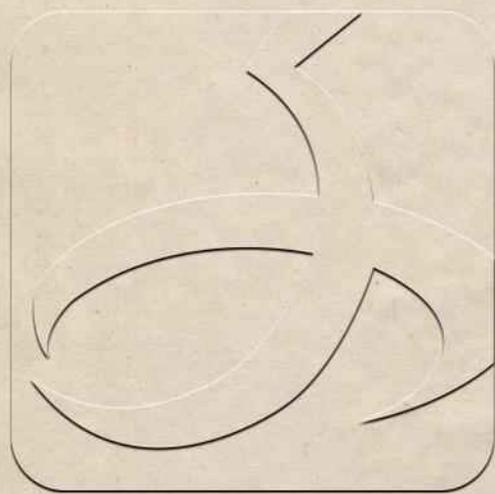
抱朴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彌綸人理誠爲曲備然冠婚飲射何煩碎之甚邪人倫雖以有禮爲貴但當令足以敘等威而表情敬何在乎升降揖讓之繁重拜起俯伏之無已邪往者天下乂安四方無事好古官長時或修之至乃講試累月督以楚撻晝夜修習廢寢與食經時學之一日試之執卷從事案文舉動黜謫之罰又在其閒猶有過誤不得其意而欲以爲以此爲生民之常事至難行也此墨子所謂累世不能盡其學當年不能究其事者也古人詢于芻蕘

博採童謠狂夫之言猶在擇焉至於墨子之論不能
非也但其張刑網開塗徑浹人事備王道不能曲述
耳至於譏葬厚刺禮煩未可棄也自建安之後魏之
武文送終之制務在儉薄此則墨子之道有可行矣
余以爲喪亂旣平朝野無爲王者所制自君作古可
命精學洽聞之士才任損益免於拘愚者使刪定三
禮割棄不要次其源流總合其事類集以相從其煩
重遊說辭異而義同者存之不可常行除之無所傷
損卒可斷約而舉之勿令沈隱復有凝滯其吉凶器
用之物俎豆觚解之屬衣冠車服之制旗章采色之
美宮室尊卑之品朝饗賓主之儀祭奠殯葬之變郊

祀禘祫之法社稷山川之禮皆可減省務令約儉夫
約則易從儉則用少易從則不煩用少則費薄不煩
則泣事者無過矣費薄則調求者無苛矣拜伏揖讓
之節升降盤旋之容使足敘事無令小碎條牒各別
令易案用今五禮混撓雜飾紛錯枝分葉散重出互
見更相貫涉舊儒尋案猶多所滯駁難漸廣異同無
已殊理兼說歲增月長自非至精莫不惑悶躊躇岐
路之衢愁勞羣疑之數煎神瀝思考校叛例嘗有窮
年竟不豁了治之勤苦決嫌無地呻吟尋析憔悴決
角修之華首不立妨費日月廢棄他業愁困後生眞
未央矣長致章句多於本書今若破合雜俗次比種

稷刪削不急抗其綱較其令炳若日月之著明灼若
五色之有定息學者萬倍之役弭諸儒爭訟之煩將
來達者觀之當美於今之視周矣此亦改燒石去血
食之比無所憚難而恨恨於惜懷推車遲於去巢居
也然守常之徒而卒聞此義必將愕然創見謂之狂
生矣夫三王不相沿樂五帝不相襲禮而其移風易
俗安上治民一也或革或因損益懷善何必當乘船
以登山策馬以涉川被甲以升廟堂重裘以當隆暑
乎若謂古事終不可變則棺槨不當代薪埋衣裳不
宜改裸袒矣

抱朴子外篇卷之三十一



71014420

